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繡雲閣

## 第一回 聚仙臺諸真論道 虛無子四境游神

黃龍初，道君身臨八卦臺中，宣諸真而諭之曰：「道本無私，而世之傳道者，何多私相授受也。」一時紫霞真人、紫雲真人、紫氣真人暨諸真等伏地請曰：「師言私授者何？」道君曰：「夫道也者，先天地而有，原本氣之自然以行，無所事事，至易也，行無奇也。胡世之求吾道者，不以正道是從，作一切非道，以亂吾道。既亂吾道，即壞吾道，所以慕吾道而學吾道者，終其身於非道之中，反以吾道為索隱行怪之為，鉤深致遠之術。流弊若此，不幾阻人以進道路乎？吾奉王母懿旨，欲命一弟子闡明大道於天下，爾等以為如何？」紫霞曰：「如師所言，是道之壞，壞於野方外術也。若不闡之，道何能明？願師命遣吾輩，以正大道於天下，庶使後之學道者不至再入歧途。然師不面命其人，則任事弗專，道終難還其本體。」道君曰：「爾輩親受吾道，備嘗艱苦，由習而成，吾欲遣之，欲心不忍。諸弟子內，惟紫霞門徒最多，爾歸命一托化於世，以救正吾道，功莫大焉。」道君囑畢，退入宮中。

紫霞與諸真人拱手而別，歸至洞府，遂登聚仙臺，高豎朱幡，以招諸徒。但見朱幡搖動，仙鶴飛鳴，萬道祥光，直繞天際。各洞弟子睹而驚曰：「霞彩拂拂，瑞氣騰騰，自東而來，必是聚仙臺朱幡高豎，招聚吾等，以示大道也。」於是虛無子、淨塵子、無垢子、清心子、抱道子以及諸子，各駕祥光，回到聚仙臺前。

——拜禮畢，駕班驚序，左右分行。紫霞真人身居寶座，高聲言曰：「曩者吾侍八卦臺中，道君悲道不明，俾吾闡發於人世。爾弟子等有能代師而行者乎？」虛無子出班言曰：「弟承師教，指示頻頻，幸而功成，仙品得登，師勞弟願代之。但不知闡道若何，乞師詳示。」紫霞曰：「欲闡是道，當托生紅塵，由粗及精，由精入妙，為好道者循循善誘，庶幾道理條分，道無歧二焉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天下之好道者眾矣，獨吾托生塵世，烏能逐一援引，同入正道耶？」紫霞曰：「天下至廣，生靈至眾，放而言之，何異恒河沙數，不可屈指。至於引人入道，其間支分流行，自可一以累萬，奚慮人繁乎？」虛無子曰：「如是弟子托生塵世，道由何入，祈師此際詳為指陳，庶免他時歧途是誤。」紫霞曰：「道在人身，不假外求，以人治人，唾手可得，何誤之有？」虛無子曰：「師言道在人身，宜乎不造而得矣，胡為乎必使面壁功深，然後道為之得？」紫霞曰：「人之初生，虛靈附之，既生以還，物欲擾之。物欲既擾，先天道大不從，而復愈墜愈下，見人不見道矣。所以道者之尊又開入道法門，俾世之見人不見道者，從而入道，以復其初焉。」虛無子曰：「以失道之人而還其載道之本，所以人者，誰為首乎？」紫霞曰：「入道莫先治心，治心乃入道之源也。」虛無子曰：「治心若何？」紫霞曰：「心為一身主，如上天北極然。任雷雨風雲，紛擾多端，毫無轉移，而日居其所，眾星聽令，是北極雖無為而若有為也，有為而亦若無為也。所以靜而不動，而道無不從此出焉。人心亦北極也，其先使之挺立乎中，一切聲色貨利不能卜彩想淨，而天理周流，運行不息，所以運之行之者，子臣弟友之道也。久之，子臣弟友之道，純任自然，無絲忽矜持，則大道已得。大道既得，儼若至誠，善必先知，不善亦必先知。由此而大而化之，即是聖人矣。豈若世之道本不識，或以食臭採戰為大道，養陰養陽為人道，日陷此身於鬼域，求道反以背道哉！故師受道君所托，而托之於爾。爾入塵世，能復大道本體，弗使好道者誤入迷途，則功倍他，真不可思議。」紫霞言已，群真喜曰：「道再不明，天下幾無道矣。」言竟而散。

虛無子拜辭紫霞，歸洞默坐。靜塵子、無垢子等人而笑曰：「師弟得道數年，大任即肩，真吾輩所不及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弟承諸兄指示，得受道旨，幸而仙班列後，抱愧殊多。今師命弟此生援引好道之人，吾恐本根為世所迷，不如坐守洞府之為愈也。」靜塵子曰：「待爾他日身入塵寰，迷而不悟之時，兄等自然隨在切指，引還大道，不過投生凡境鍛鍊一番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兄等所言，弟自銘心刻骨至切。指迷途之語，須勿忘之。」無垢子曰：「師弟不必深囑，但托生何時，兄等當為一饒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弟也未入紅塵，思欲神遊八部，歷觀幻境，然後辭師以及眾兄，亦未可造次而行也。」淨塵子曰：「弟若神遊四境，切勿與外方野道結其冤纏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吾之游神也，為道計耳，何暇結冤？」無垢子曰：「冤結無心，每多不覺。先為弟斟破，自然冤來而知所解焉。」言竟辭出。

虛無子靜坐洞中，神遊相外，俯視林林總總，紛至沓來，不為名即為利，初未見有修真好道者立乎其間，驅動雲車，向東而去。雲車剛駐息老松下，遙見北角白雲一縷，冉冉而來，覆於松梢，不行不墜。虛無子慧目凝視，雲內立一偉漢，頭戴白帽，鱗甲滿身，手執金磚，怒目下視。虛無子曰：「雲頭之上持磚而立者，神乎？仙乎？抑亦山精水怪乎？如不速隱身軀，仙法略施，死亡立見矣。」持磚者聞言，按下雲頭，立於虛無子之側，曰：「爾乃繡雲洞中紫霞門徒，煉道不過百載，成道不過三年，敢任大道之傳，援引其世。吾聞不服，特來與爾試試高低。」虛無子曰：「爾欲試者何道哉？」持磚者曰：「仙法甚伙，吾與爾聊化異像，以定優劣。如爾所化不逮乎吾，此道讓吾闡之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可。」持磚者大吼一聲，倒地化為銅山，高約百丈，金光射目，彩色炫人。虛無子暗思：「銅山乃鄧通之寶，吾且化鄧通形以破之。」意計定時，扭身化作富翁，指銅山而詈曰：「老拙為爾費盡心血，沒入陰曹，不知爾屬何人？今幸相逢，完璧歸趙矣。」銅山一躍，仍還本相，笑謂虛無子曰：「爾又將何以為化乎？」虛無子曰：「銅山之化被吾識透，吾化一陣，爾如能破，願拜下風。」持磚者曰：「小小道童，仙骨未堅，敢設陣門？老仙修道數萬年，豈能畏爾！」虛無子不復與言，口噓正氣，霞生四境，掉身化作高城。城辟八門，門內悉屬衣冠子弟，笑容可掬，分立兩旁。持磚者亦化為青面獠牙，闖地而入城門。甫近，一聲霹靂，額現斗大「孝」字，萬道白光，持磚者怯不敢入，繞向南行。將抵南門，一色藍光突從內出，持磚者倒退數武，手指城內，疾聲詈曰：「吾今日不能勝爾，他年必擾爾道焉。」詈已，化作白氣一縷，向西竟去。

虛無子將陣收回，知此地多妖，向南而逝。雲頭按下，墜於市廛，其間抱布貿絲之儔往來不絕。周視一遍，人民雖眾，俱皆遍體銅臭，初無一身有道根者。默然良久，度出市外，遙望蘆花一帶，高插青簾，心愛是地幽深，欲入其中一睹勝景。

舉足行去，則溪繞如蛇，兩岸翠竹參天，濃蔭密布，水聲隱約，忽斷程途，欲渡無由，沿岸直上。行未里許，舍已成焉。步過橋頭，粉垣在望，傍垣而過，轉至垣東，瞥見一石如牛，高聳竹外，石上眠一巨漢，鼻息如雷。虛無子恐彼知覺，輕移步履，緩緩行之。

行至石前，巨漢條立，顧謂虛無子曰：「吾待君已久，君何行步如鼠，恐人知之乎？」虛無子曰：「吾歸心似箭，故爾山水慵看。」巨漢曰：「子休誑吾，知爾仔肩大任，竊欲一聆雅訓，俾吾得入正道之中。他日有成，即君惠也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吾道尚未能明，何敢為人訓。」巨漢曰：「子毋謙遜，子欲闡道以教天下，何於吾而獨吝之耶？」遂執其袂，力邀入室。

虛無子見彼情詞婉轉，意不忍拂，同之而去。入室坐已，巨漢呼僕捧獻麝茗，其香撲鼻，非麝非蘭，試飲之味甘如飴。虛無子思曰：「是乃紅友，非茗也。」忽棄於案。巨漢慙慙勸飲，虛無子力卻之。巨漢怒曰：「吾以盛情待爾，爾何棄吾如遺。敢與吾一試高下乎？」虛無子曰：「吾與爾素無仇隙，相鬥何來？」巨漢曰：「爾輩入道，輒鄙吾為壞道；吾果為壞道也者，則天既生道，不應生吾；既生乎吾，皆為道助。天不我棄，爾反絕吾，今日相逢，吾正欲觀爾道為何如耳。」虛無子知是野魔，避而他適。巨漢手向地指，條成一湖，湖中浪滾波翻，酒氣逼人，不堪悶絕。虛無子將欲陷身湖內，忙吹正氣，倒地化為千萬酒瓶，口吐金光，圍著湖岸。巨漢張口亂噴，酒墜如雨，酒瓶群相爭吸。未逾一刻，湖已涸而無存。巨漢忿然，手持利刃，與虛無子雲端大戰。虛無子力難取勝，化一巨饜，從空拋下。巨漢逃而詈曰：「今朝為爾所敗，他年不壞爾道，誓不立於天地。」只見一縷濁氣，直向塵世散而無蹤。虛無子曰：「吾又結一冤矣。將捨西北不游乎，然塵世之境，未能歷遍，他日任道，安知何者皆敗道物也。」躊躇已久，轉向西北游之。

游至常武山中，席地而坐，耳聞山下漁鼓簡板，唱道聲聲，心欲一晤其人，以談妙道，而是人已由麓至頂，近前拱手曰：「道兄胡來？」虛無子曰：「無事閒遊耳。」其人曰：「道兄識我乎？」虛無子曰：「不識。」其人曰：「當日兄從紫霞，弟從赤霞，

為魔妖擾亂武陵，吾師奉命往討，曾到繡雲洞搬及爾師，弟隨師來，與兄洞後一晤。自兄道成後，吾道亦成，故未與兄常相觀面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兄既成道，又何游及人間？」其人曰：「前者僅造內功，而外善毫無。今之逆遊人間者，為外善計也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兄何道號，願祈示之。」其人曰：「拂塵子是也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兄今奚往？」拂塵子曰：「將歸洞府耳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如此，則歸有侶矣。」遂各駕雲車，相依而行。

正樂意談道時，南北角上罡風忽起，旋吹旋勁，二子雲車若不自持，各運正氣以敵之。殊知罡風猛烈，竟將二子拆散。

虛無子墜至一山，形如鼓圓，靜鎮可愛。剛登絕頂，旁來女娘三四，低聲詢曰：「子其駕雲車以游空際，遇罡風而墜落者乎？」虛無子怒曰：「男女各別，何容詢為？」女娘曰：「見子道門裝束，知為學道者也。吾輩雖屬巾幗，亦曾道學老姥，子何輕於視人如此耶？」虛無子曰：「爾學爾道，吾行吾途，李下瓜田，不可不謹。」女娘曰：「妾見君意起憐愛，君見妾視如寇仇，彼此用心，何左若是？吾姊妹等不妨與得道之士一試法力，庶使天下男子知女流之不敢小視焉。」一女子曰：「知道童能依吾言，效蘭房之雙棲，又何必試？」虛無子曰：「爾屬落花有意流水，吾係金剛之體，百鍊難熔。汝其遠行，不然法力展時，恐傷爾命。」女娘怒形於色，指地成坑。虛無子身陷坑中，左撞右衝，總不能出，於是口吹正氣，化作金光。殊光愈高，其坑愈深，用盡生平法術，只能出乎坑半，而不能越出坑外焉。

虛無子無可如何，踏著巽門，急力一吹，正氣頻升，坑化烏有。

女娘不服，執劍相鬥，虛無子捏定掌訣，向女娘拋之。霎時雷震半空，女娘各吐一線紅光而沒。

北角上突來一偉漢，怒氣勃勃，吼調虛無子曰：「爾恃爾道，婦人女子亦不容耶？」舉動鐵牙板向頂拋來，只覺地慘天愁，聲如霹靂。虛無子急避雲腳，以孝光吹去。偉漢搖搖不定，墜向西南，隱聞恨聲所言，皆他日壞道之意。虛無子曰：「吾往素遊行，清平無礙，何獨今日不同於昔乎？須至繡雲洞中，一詢吾師以解之。」播轉祥光，竟向洞前徐徐墜下。

入洞禮畢，呆立師側，啞然如不出諸其口。紫霞曰：「弟子何來，其來何詢？」虛無子曰：「師命弟子闡道人間，弟子不識人間景況若何，因神遊四境，以擬道之所闡，何者為先。胡以初遇大漢，化銅山萬仞；繼遇醉漢，化酒海千尋；終遇女娘，鬥於霄漢；女娘伏矣，外患復加，幾喪其身於鐵牙板下。此何說也？」紫霞曰：「道高則魔至，無魔安能見道哉？」虛無子曰：「是魔也，何法力若斯之毒乎？」紫霞曰：「天下生靈被此四魔毒盡，吾道之難成者，皆此四魔阻之耳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四魔足以害道，上天諸神諸聖何不除之？」紫霞曰：「上天之留此四魔者，亦衛道意也。無此四魔，不足以治天下；有此四魔，乃能見道之深。學道者果將四魔降伏，可以入道矣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四魔不去，道終難入。師命吾托生入世援引好道者，得其正大之途，恐弟子法力低微，難與是魔相敵，反自墜也，請辭之。」紫霞曰：「道君以闡道之任托師，師以闡道之任托爾，爾既應而復改，豈有身列仙班而信字亦不存乎？」虛無子曰：「紅塵擾擾，陷人之坑，一入其中，四魔攻擊，將迷途何日返也？」紫霞曰：「爾托化人間，師命爾同學諸友隨在指示，自然仙位可復焉。」虛無子曰：「師命弟不敢傲，但弟入紅塵，師時以渡弟為心，弟之望也。」紫霞曰：「爾入塵凡，即墜百丈深坑，師定以手援之，誓不爾負。如引人甚眾，師於洞外高豎繡雲閣，待爾率弟歸來，同住閣中，為不生不滅之地。」言至此，虛心子忽自外人，曰：「虛無子不願苦受輪回，鍛鍊仙軀，弟請代師一往。」紫霞曰：「吾許彼久矣，爾尚有待焉？」虛心子見紫霞不許，恨虛無子淺淺道術，為大道仔肩，他日投生，吾必俾彼迷途不返，仙根墜落，始遂乃心。暗抱不平，出洞而去。紫霞默會其意，慨然歎曰：「大道之難也，今已見矣。」忙呼淨塵子捧葫蘆出，傾金丹三粒，與虛無子食之。

食已，紫霞曰：「服此金丹，仙根弗壞矣。但托化時須忌空亡，必擇神鑿日乃可。」虛無子謹凜受教，辭師歸洞。

一日，洞外祥光繚繞，光內金甲神祇，向地而指者三。虛無子心知師旨下促，托化其時，急請道弟道兄，將所居洞府托為管理，一一交轄，拜辭紫霞暨同學諸人，揮淚而別。神隱雲腳，詳擇善地以投生。